

母校的味道

——写给学长屠长情

■姚化勤

长情兄，听说您收到了请柬，即将代表我们班的同学参加母校——信阳师范学院40华诞庆典，本打算随您一同前往，转而又觉不妥。学校那么多毕业生，如果谁想去便去，如何安排得了呢？所以，我对母校的这份情感，只有劳您代为表达了。

此外，您参加完校庆典礼后，少不得要探望咱们的班主任贾齐华老师吧？我想再请您向他转达一下我的感激和追悔之意。您不知道，就在几个月前，贾老师还为我批改过迟交了30多年的作业呢！

情况是这样的——

一位好友花了数年心血，编了本《汉字识字歌诀》，嘱我为其写序。我实在怕有负那位哥们儿的厚望，所以，和往常不同，稿子出来后，我试探着传给贾老师一份，求他帮助把把关，但又有些许的担心，平时极少和老师联系，现在却急来抱佛脚，突然添起麻烦来，老师能乐意吗？尤其他要看到“姚化勤”三字，回忆起我上学时的表现和毕业后的失礼，会不会置之不理呢？没料到，老师很快回复了邮件，态度还那样认真！不仅修改了文中的错误，一个标点也不放过，而且在旁边加了详细的批注，指出修改的原因，提醒以后为文时注意。

读着邮件，我禁不住激动起来。按说，平时我叨扰您和另一位同窗好友刘业明兄的时候更多。打从不惑之年跳槽搞新闻后，免不了写写画画，除消息、通讯外，偶尔也琢磨点散文或诗歌，而所有此类习作，包括去年被中国散文学会收入年选本的《家乡的月奶奶》和《太湖石的悲哀》，都留有两位兄长斧正过的痕迹啊！大概习以为常了，我并没为此动过感情，也没道过一个“谢”字。人说“大恩不言谢”，我想再补充一句“真情无须说”，你见过亲兄弟间动辄“谢谢”的吗？那岂不太客气、太见外了？

那么，为何对老师的态度就变了呢？莫非关系疏远了？是的，坦诚地讲，我觉得我和老师远没咱们之间亲密，个中原因，恐怕与那个颠倒了的师生年龄不无瓜葛。咱们是文化大革命耽误的一代人，考进母校时，大多已娶妻生子，而我们的贾老师刚刚大学毕业，尚属快乐的单身汉，无论他多么优秀，毕竟小我们几岁，要让一个大哥哥尊重小弟弟，做到前人说的“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”，当作长辈一样敬着，似乎不大可能。虽然没谁明显地表现出对老师的不恭，但以调侃的语气传播老师谈恋爱的消息却时有耳闻。

我的情况更特殊一些：家在农村，大孩子才

进学前班，小儿子正蹒跚学步，妻又在另一所学校读书，年逾六旬的父母既要照看孙子，又要种责任田，如何顾得过来？所以，逢到夏收秋播，我总要逃学回家，忙一阵后再匆匆返校补笔记，以应付考试。至于作业，尤其是需要花费精力和时间的作文，根本没工夫、也不愿去做。我想，反正毕业后是教书，学点写作常识，能够指导学生足矣。因此，对老师能躲便躲，总怕见了面受批评，感情自然也就若即若离，很有点像唐人说的“道是无情却有情”了。要不，后来您命我为咱们的通讯录题几句话时，也不会有“真想再回到/那幢绿荫锁住的教学楼/真想再偷听/贾老师、陈老师唱关关雎鸠”的胡诌了。

偷听老师谈情说爱，岂是学生应守的礼仪？以贾老师的敏锐和细致，不可能不清楚我的所作所为，但他丝毫不计较学生的过错，时隔30余年，对我仍悉心地“授业、解惑”。

母校的老师是这样的可敬，母校的学生又是那样的可爱。我所谓的“可爱”，不仅指莘莘学子发奋读书的精神和蓬勃向上的朝气，还包括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、恐怕只有“大顽童”才会演绎出的童话般的故事。想兄长去母校，一定会沿着学校大门前的浉河岸，重觅那则故事发生的情景了。

那么，且让时光回到1984年的夏天。

河边鸟儿的情歌，唤醒了我们班的两位哥们儿的午睡，于是，他们禁不住春心摇荡了，悄悄起床，要和多情的歌手幽会一番。到了地方，二人却先跳上了一叶淘沙的小船，学着《再别康桥》中的诗人，“撑一支长篙，向青草更青处漫溯”，一边还不忘和鸟儿们对歌，唱起了柳宗元“欸乃一声山水绿”的诗句，简直惬意极了，浪漫极了！谁知乐极生悲，满载沙子的船儿突然激烈摇晃起来，两只“旱鸭子”顿时慌了手脚，船儿倾斜了，船儿进水了，船儿……毫无办法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沉入河底，顷刻间，“欸乃”变成了“哀哉”。

也许，换上精明人，会毫不迟疑地逃之夭夭：反正野渡无人，又无法提取手纹和脚印，任谁都难以破案，逃避了责任不就得了吗？我们的这两位哥们儿，可爱就可爱在年近而立的人了，不仅童心未泯，而且敢于担当。他们非但没一走了之，还主动找到了船的主人，讲清了沉船的过程。接下来，便出现了全班同学牺牲周日，冒着溽暑，帮助捞船的动人场景了，但却没能捞上来。毕业在即，两位哥们儿只好照价赔偿了船主的损失。气人的是，我们前脚离开母校，船主后

脚便捞出了沉船。消息传来，哥们儿只是豁达地一笑，连句骂娘的脏话都未出口。

这就是我们的同学。日常生活中，我们演出的或许不只是正剧、喜剧，偶尔也会来一场杂剧，甚至闹剧。不过，无论何时，我们的心都是洁净的——洁净得就像我们离开母校时的秋天，碧空万里，没有一丝云的遮掩，我们的情又是真挚的，谁遇到了困难，大伙儿都会不约而同地伸出援助的手，即使曲终人散，去了不同的地方和岗位，这种纯洁的同窗之情仍绵延不断。

母校的师生之所以如此的可敬可爱，当然首先应该归功于母校的教育和校风，可我总觉得与母校环境的熏陶也密切相关。且不说母校怀抱的浉水多么清澈，掬一捧，足以洗去你心中的浊气，且不说母校坐落的谭山包多么优雅，高低错落的教学楼在万绿丛中亦隐亦露，不由你不想起平仄含蓄的诗句，让你也有了诗人的襟怀和灵性，单单隐处校园一隅的何景明墓就能引发你多少怀古之幽情，促使你也想做前贤一样的人了。

记得学习明代文学史那阵儿，我们常常结伴前往那位文坛领袖的墓前，结合老师讲的“前七子”，议论着他针对当时流行的华而不实的文风，提出的“文必秦汉，诗必盛唐”的得失；议论着他不阿权奸，敢和势焰熏天的大宦官头子唱反调的耿介；议论着他出污泥而不染，离任归家时仅剩银30两的清廉……你曾无限感慨地说：“这才是我们应该继承的一缕文脉、一颗文胆、一种读书人应有的操守啊！”只是，我们在校时，那惨遭“文革”破坏的墓地尚未修复，一副我在日记里描述的样子：“没有墓碑/更无庙宇/只有倒卧草丛中的石马/还被谁一匹匹削去了四蹄”。如今，它该修缮一新了吧？能拍张照片传给我吗？

许是人老了容易怀旧的缘故，打从知道母校将隆重纪念40华诞的信息后，连日来，我一直在回忆、品味与她有关的点点滴滴。不知兄长感觉如何，我竟从中品出了一种“家”的味道。的确，母校就是我心目中的另一个家——一个堪称书香之家的家。虽然算不上豪门大户，并无多少值得炫耀的财富和历史，但她却有着我们可敬可爱的师友，有着浓郁的书卷味、亲情味，有着能净化我们灵魂的前贤遗传的古典气息及独特风景……重温这一切，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温馨与慰藉啊！因此，告诉你，兄长，等适宜时候，我也要回家看看。



人月圆· 联章词七题

乙未初月初六，细雨迷蒙。商水梅影、子衿邀请诸吟友参观博物馆综艺展并于市中区沙颍河舟中聚饮。席间，见水禽携雏五六只嬉戏丛中浮萍之上，于舷窗外缓缓漂浮东流，惊为奇观。众人喧议，以浮萍水禽为题，以《人月圆》为牌，大家同题同牌，联章倚声。每人一阙，得词七章。录于后，以为风雅趣事也。

沙颍浮萍

■梅影

得闲颍水舟当筏，把酒话桑麻。
诗人雅兴，凭栏听雨，风笛些些。
俩仨游鸭，时将野趣，嬉戏浮槎。
溪边柳下，渔翁懒问，飘向谁家？

萍草浮禽

■御风

长堤听得潇潇雨，未觉十分凉。
长河锁雾，微风洗面，曲水流觞。
碧波漾处，青萍踏浪，禽醉瀛乡。
痴心也入，悲秋肯落，诗意难藏。

醉咏浮萍

■婷美

初冬微寒潇湘雨，酒肆聚七贤。
隔帘眺望，北风起处，落叶盘旋。
水浮绿岛，啼禽缱绻，垂首翩翩。
寒烟惊叹，神来之笔，入画天然。

雨中浮萍

■子衿

流连堤岸翻飞蝶，不惧北风寒。
暂得暇日，且披冷雨，撷趣溪边。
凭栏争望，水天一色，波绿禽闲。
看萍孤苦，怜它憔悴，减了悠然。

颍河雨趣

■寒烟

邀来颍水舷边坐，落叶舞婆娑。
如花似蕊，镶金裹玉，轻咏冬歌。
风叠云涌，酒酣船漾，细雨同桌。
北风使舵，白鹅操橹，萍翠成梭。

冬日伤怀

■云儿

舫舟一叶烟波里，清酒问秋声。
朦胧醉眼，初冬冷落，心似浮萍。
繁华如梦，晓风柳岸，谁解伶仃？
长亭短叹，邀来对影，饮尽闲情。

船头感事

■渔哥

依舷聚饮沙溪上，诗酒说风华。
画楼笼雾，平桥倒影，霜叶飞花。
萍浮舫外，可堪羡慕，怅莫如它。
惯看世态，曾经风雨，自在天涯。

人格比金贵 名誉重如山

■唐贵知

我村有个盲人小媳妇名叫叶儿，生活中经受了许多磨难，还得瞎摸着帮丈夫干农活。有些人瞧不起她，她自卑、失望，几欲轻生。

星期天我回家帮妻子剔棉苗地的草时，见她也在地里，草剔得比我干净。有眼人还偶尔会弄掉几棵棉苗，她背后连一棵也不缺。我十分惊奇地说：“叶儿，看了你干活儿，俺这些有眼人都该惭愧得跳河！”她一怔，看样子十分意外和感动，忙起身搓着手上的泥土，嫣然一笑说：“爷，从来没人夸过我，你的话像叫我吃了糖！”我说：“我不明白你咋能剔这么干净。”她叹口气说：“唉！残疾人怕人家看不起，干啥活都得多小心多流汗呗！”她的话，使我内心沉甸甸的，慌忙安慰她：“没人看不起你，还得向你学习这种认真精神哩！”

第二天，叶儿的丈夫遇见我高兴地说：“爷，你真会鼓励人，叶儿说，听了咱爷的话，她还得好好活下去哩！”

我村还有个人叫学涛，青少年时期犯过错误，但随着年岁渐长和涉世渐深，他早已知错，努力种地，力争改变自身形象。可有些人爱揭别人的伤疤，学涛就像商店里的鞋子——任人说短长，这给他心灵上造成很大压力。我觉得青少年偶犯错误就像学走路会跌倒一样，不应因此

把他看低，所以我从来不提他的过去，就像对其他人一样热情。

有一天我回村办事，在街上正与几位乡亲说话，忽见学涛从远处急走过来，先让我抽烟，后又逐一让了其他人，然后对众人说：“我这么赖，俺大伯不说我赖，大家说俺大伯伟大不伟大？”我吓一跳，忙说：“傻乖乖，你咋瞎转词啊！‘伟大’这顶帽子会把平凡人压扁的啊！”我抚摸着他的肩膀说：“孩子，老少爷们儿谁也不会说你赖，个别人提起你的往事，那是恨铁不成钢，嫌你进步慢，你迈开大步朝正道上走就是了！”

我在《今日扶沟》报当编辑时，练寺乡有个老汉找我，说他写了很多诗，想让我看看管不管发表。他从破提兜里倒出来一大堆“本子”，全是用香烟盒纸缝的，想是他从垃圾堆里捡来的“稿纸”。我翻开一看，每一页上都写满了密密麻麻但工工整整的小字。我大略念了几首，才知全是顺口溜，就对他说：“你写这不是诗，按诗的要求是没法发表的。”他一听，很失望的样子，带着哭腔说：“唉，那我也别活咧！”我吃惊地问：“怎么啦？”他大概习惯了说顺口溜，说道：“我从小因穷没上学，一辈子也没娶老婆，日子虽然苦，心里也想乐，平时好编串，数数就快活。临老当了五保户，不愁吃也不愁喝，国家政策好，群众暖

心窝，我天天唱着过，天天把诗作。有人把我笑，说我扁嘴子想变天鹅，说俺坟上没长蒿子草，说我歪嘴和尚念弥陀。你挖苦，他讽刺，我厚着脸皮让人戳。这诗要是不发表，我这老命难久活！”我说：“原来是这样啊！你先把这些‘诗稿’留下，等我全部看了之后，一定想办法给你发表！”他十分感动，千恩万谢地走了。

我立即通览了他的全部大作，才知内容全是歌颂好人好事和新生事物的，虽然错字别字如满天星，但是思想观点日明月朗。我就选了其中一首，改错字、扩内容、修词句，定名为《桑村有个好媳妇》，其中有“媳妇不但人样好，思想劳动都积极，孝敬公婆种好地，粮食年年有节余，全家老少常说笑，惹得喜鹊屋檐飞……”共四十多句。发表后，我立即把报纸给他寄去。几天后他兴高采烈地来到报社，拿出他新编的顺口溜念给我听：“报纸寄到俺村中，大家看了赞连声，说我是黄金不是铜，说我是秋后的高粱老来红，说我成了大诗人，老少爷们儿都光荣……”

通过上述三件小事，我感悟到：人人都有人格，人人都希望别人尊重自己的人格；人人都爱名誉，人人都希望别人维护自己的名誉。所以，为人处世，应该一视同仁，尊重所有人的品格，维护所有人的名誉。